侯鯖錄/卷第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

下一卷▶

張文潛作《七夕歌》，為東坡所稱。詞云：「人間一葉梧桐飄，蓐收行秋回斗杓。神官召集役靈鵲，直渡天河橫作橋。河東美人天帝子，機杼年年勞玉指。織成雲霧紫綃衣，辛苦無歡容不理。帝憐獨居無與娛，河西嫁與牽牛夫。自從嫁後廢織紝，綠鬢雲鬟朝暮梳。貪歡不歸天帝怒，謫歸卻踏來時路。但令一歲一相逢，七月七夕河邊渡。別多會少知奈何，卻悔從前恩愛多。匆匆離恨說不盡，燭龍已駕隨羲和。河邊靈官曉催發，令嚴不管輕離別。空將淚作雨滂沱，淚痕有盡愁無歇。寄言織女君休嘆，天地無窮會相見。猶勝姮娥不嫁人，夜夜孤眠廣寒殿。」

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，錄之，不知誰氏子作。後聞乃姚嗣宗。詩云：「欲掛衣冠神武門，先尋水竹渭南村。卻將舊斬樓蘭劍，買得黃牛教子孫。」

一道人敗道後，作詩云：「瑤峰一別杳難期，消渴從教醉枕欹。不信丹青能畫得，五更燈暗月來時。」

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，仁廟時作待制，亦善作小詩，云：「冷於陂水淡於秋，遠陌初窮見渡頭。賴得丹青無畫處，畫成應是一生愁。」

山谷《茶磨銘》云：「楚雲散盡，燕山雪飛。江湖歸夢，從此祛機。」

參寥杭州城外題小溪詩云：「城根野水綠逶迤，裊裊輕舟掠岸過。欲采蕓蘭無覓處，渚花汀草占春多。」

東坡在徐州，參寥自錢塘訪之，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，參寥口占一絕云：「多謝尊前窈窕娘，好將幽夢惱襄王。禪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東風上下狂。」坡云：「沾泥絮，吾得之，被老衲又占了。」

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，少遊嘗謂未有以對。南遷度鬼門關，乃用為絕句云：「身在鬼門關外天，命輕人鮓甕頭船。北人慟哭南人笑，日落荒村聞杜鵑。」

古人作律詩，有當句對者，兩句更不須對。如陸龜蒙詩云「但說漱流並枕石，不辭蟬腹與龜腸」是也。

《漢書》云：「背尊章嫖以忽。」老杜詩云：「堂上拜姑嫜。」《玉篇》云「凡夫之父母曰嫜」，老杜獨姑嫜何耶？《正俗》云：古謂舅姑為姑嫜，今俗亦呼為姑鐘。蓋自章音轉為鐘也。

咸平三年六月詔：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，乃宣祖之舊裏，而百姓趙加起，實派天潢，久安地著，雖為疏屬，實重宗盟。宜佩赤綈以光白社，可左屯衛將軍。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。時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至，遂有是命。

祖宗時，用唐武德故事，宗姓在異姓品上。景德四年舉行。

幾頭酒，山東風俗，新沐訖飲酒，謂之幾頭。顏師古云：「字當為禨，音機。禨，謂福祥也。」按《禮》云：「沐稷而醵粱，櫛用椁櫛，發晞用象櫛。進禨進羞，工乃升歌。」鄭康成註云：「沐醵必進禨作樂，益氣也。此謂新沐醵體虛，故更進食飲，而又加樂，以自輔助致福祥也。」此古之遺法乎？

洋者，山東謂眾多為洋。《爾雅》：洋，觀裒眾那多也。今謂海之中心為洋，亦水之眾多處。

露布，人多用之，亦不知其始。《春秋佐助期》曰：武露布，文露沉。宋均云：甘露見其國。布，散者。人上武文采者，則甘露沉重。（《初學記》。）

桃實經冬不落者，俗謂之桃奴。橘奴者，謂江陵千樹為木奴。《襄陽記》：李衡密遣十人於武陵新陽洲上作宅，種柑千樹。臨死敕其兒曰：「汝母惡吾治家窮困如是，吾洲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絹一匹，亦足用耳。」吳末，洲柑成，歲得絹數千匹。據此非橘明矣。又按諺曰：「本奴千，無凶年。」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，此即木奴之號、果之都稱者也。出《北戶錄》。

謝承云：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，其所經歷它州縣，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，上言曰：「臣以為政一流，雖非所部，夫東家有犬，不忍見西家之有鼠。臣之所見，敢不以聞。」

江淹為宗室建平王讓表，稱宗孚。

孿子，力員反。《戰國策》：孿子之相似，唯其母知之；利害之相似，唯智者知之。孿子，謂雙生子也。

世之嫁女三日，送食，俗謂之暖女。《廣韻》中正有此說，使餪字。人初生產子，俗言首子，亦使此字。音首。俗謂以竹孤桶，古使箍字，音孤。酒杓也。

昔唐末豫章有觀音禪衲，且南方禪客多搭白，常以甌器盛染色，勸令染之。今天下皆謂黃衲為觀音衲也。方等者，即周遍義。《止觀論》云：方等者，或言廣平。今謂方也者，法也。如般若有四種方法，即四門人清涼地，故云方也。所契之理，即平等大慧，故云等也。稟順方等二者而立戒壇也，既不拘禁忌，廣大而平等之，故謂之廣平也。

西王母見穆天子，作歌曰：「白雲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里悠遠，山川間之。將子無死，尚能復來。」穆王曰：「余歸東土，和治諸夏，萬民平均。吾顧見汝，比及三年，將復而野。」余嘗對東坡誦之，坡云：「決非食肉人語。」

世言梟禿鳥，非也。唐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，河朔士人目楷為衣冠土梟。

陸長源以勛德為宣武軍司馬，韓愈為巡官，同在使幕。或戲年輩相遼，周願曰：「大蟲老鼠。俱是十二相屬，何遼之有。」旬日布於長安。

《西京雜記》云：玉之未理者為璞，死鼠未屠者亦為璞。

《刊誤》云：《禮》曰：「瓜祭上環。」又曰：「吾食於少施氏而飽，少施氏食我以禮。吾祭，作而辭曰：『疏食不足祭也。』」此則祭物之意，謂神農火食，德侔造化，後人追而敬之。今代崇尚佛氏之眾生，士子儒人，宜遵典教，今謂之出生也。

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，仲儀待之甚厚。未幾贓敗，仲儀歸朝。見文忠公，論及此士人，文忠公笑曰：「詩不可信也如此。」

東坡再謫惠州日，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鄰，其妻三十歲，誕子，為具邀公，公欣然而往。酒酣乞詩，公戲一聯云：「令閣方當而立歲，賢夫已近古希年。」

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、團茶，予題其封云：「色映宮姝粉，香傳漢殿春。團團明月魄，卻贈月中人。」

瓦瓏礦殼渾沌錢，文如建瓿，外眉而內渠，其名瓦瓏。註云：「眉，謂高為眉。渠，謂疏為渠。一名魁陸。」《爾雅》「魁陸」註：《本草》云：「魁狀如海蛤，圓而厚，外有理縱橫。」《嶺表錄異》云：「瓦殼中有肉，紫色，曰天臠炙也。」出《海物異名》。

高力士責在驩州，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，云：「兩京作斤賣，五溪無人采。貴賤雖不同，氣味故常在。」

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，少年氣俊，過襄陽，夜召名妓劇飲。將別，作詩云：「花枝臨水復臨堤，也照清江也照泥。寄語東風好擡舉，夜來曾有鳳凰棲。」謝師厚作襄倅，聞營妓與二胥相好，此妓乞書扇子，遂改二字云：「寄語東風好擡舉，夜來曾有老鴉棲。」

王介甫少時作《石榴花》詩云：「濃綠萬枝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。」此老風味不薄，豈鐵心木腸者哉？

東坡云：王晉卿嘗暴得耳疾，意不能堪，求方於僕。僕答之曰：「君是將種，斷頭穴胸當無所惜。兩耳堪作底用，割舍不得？限三日疾去，不去，割取我耳。」晉卿灑然而悟。三日，病良已，以詩示僕云：「老婆心急頻相勸，令嚴只得三日限。我耳已聰君不割，

且喜兩家皆平善。」今定國所藏《挑耳圖》，得之晉卿，聊識此耳。

東坡云：琴曲有《瑤池燕》，其詞不協，而聲亦怨咽。變其詞作《閨怨》，寄陳季常去。此曲奇妙，勿妄與人云。「飛花成陣，春心困。寸寸，別腸多少愁悶。無人問，偷啼自揾，殘妝粉。抱瑤琴、尋出新韻，玉纖趁，《南風》來解幽慍。低雲鬢，眉峰斂暈，嬌和恨。」

晁無咎云：司馬溫公有言：「吾無過人者，但平生所為，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。」東坡云：「予亦記前輩有詩云：『怕人知事莫萌心。』此言予終身守之。」

東坡云：硯之美者必費筆，不費筆則退墨，二德難兼。非獨硯也，大字難結密，小字常局促，真書患不放，草書患無法，茶苦患不美，酒美患不辣。萬事無不然，可以付之大笑也。

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，頗不懌，詩云：「蟠桃三竊成何味，上盡鰲頭跡轉孤。」移疾不出，朝士問候者繼至，詢之，云：「虛熱上攻。」石中立滑稽，在坐，云：「只消一服清涼散。」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。

東玻云：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，謂之鸚哥嬌，意謂鸚鵡能言，不過數句，大率雜以鳥語。十八其後進以書問仆近日書如何，仆答之：「可作秦吉了矣。」然仆此書自有「公在乾侯」之態也。

東坡云：久在江湖，不見偉人。在金山，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，出船巍然，使人神聳，好一個投興底張鎬相公。且為我致意，別後酒狂甚長進也。杜甫詩云：「張公一生江海客，身長九尺須眉蒼。」謂張鎬也。蕭嵩薦云：「用之則為帝王師，不用則窮谷一迂叟耳。」

東坡題魯直草書《爾雅》後云：「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法，以平等觀作欹側字，以磊落人錄細碎書，亦三反也。」

東坡書與毛國鎮云：「歲行盡矣，風雨淒然，紙窗竹屋，燈火青熒。時於此有少佳趣，無緣持獻，獨享為愧。」想當一笑也。

東坡云：皎然禪師《贈吳憑處士》詩云：「世人不知心是道，只言道在他方妙。還如瞽者望長安，長安在西東向笑。」東坡代答云：「寒時便是熱時風，饑漢那知食藥功。莫怪禪師西向笑，緣師身在長安東。」

唐東京宮城，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，南北二里八十五步，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，高四丈八尺。西京宮城，東西四里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，周回十三里八十步，高三丈五尺。本朝東京宮城，周回五里。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，即汴州城。唐建中二年，節度使李勉重築。國初號曰闕城，亦曰裏城。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。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，號曰外城，又曰羅城，亦曰新城。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。

王介甫詭詐不通。外除，自金陵過揚州，劉原父作守，以州郡禮邀之，遂留。方營妓列庭下，介甫作色，不肯就坐。原父辯論久之，遂去營妓，顧介甫曰：「燒車與船。」延之上坐。

元豐末，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，達裕陵睿聽者，上即遣使，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。介甫初喜，意召己；既知賜金，不悅，即不受，舉送蔣山修寺，為朝廷祈福。裕陵聞之不喜。即有詩云：「穰侯老擅關中事，嘗恐諸侯客子來。我亦暮年專一壑，每聞車馬便驚猜。」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。

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，得君之專，前古未有。罷政歸金陵，作《日錄》七十卷，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己者，詆毀至無一完人者。其間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，皆歸於上；可以垂耀於後世者，悉己有之。故建中靖國之初，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婿蔡卞之惡，曰：「安石臨終，戒其家焚之，悔其作也。卞留之。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，盡編入裕陵國史中，遂行之。」瓘所謂「遵私史而壓宗廟」是也。士大夫忠憤者有詩云：「訓釋《詩》《書》日月明，紛紛法令下朝廷。不知心本緣何事，苦勸君王用肉刑。」又云：「每愧先生道絕倫，古來歸美是忠臣。門人李漢真堪罪，何用垂編示後人！」陳瓘進《日錄辯表》，略云：神考之信任安石，雖成湯之於伊尹，不過如此。安石密贊之言，強諫之語，何必盡宣於外，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？遂就裕陵忌日，作飯僧疏文，指十事奏之。

嘗讀岑嵓起作《吉凶影響錄》，載李林甫創一堂，有卻月之形，名日月堂。欲破人家族，則入堂精思極慮，悅而出堂，即人家被戮矣。後有毛人，鋸牙鉤爪，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。後有斫棺之禍，惡之者有詩云：「卻月堂中喜色新，明朝應有破家人。祿山反噬家

還破，須信難欺是鬼神。」或有大臣獨任國柄者，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念念害物，處處殺人，非止一月堂而已也。

《海物異名》云：江珧柱，厥甲美如瑤玉，肉柱膚寸，曰江珧柱。郭景純《江賦》云：「玉珧海月，吐納石華。」退之謂馬柱甲，是此也。世人不用此「珧」字，是未知耳。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檐，曰蝦公。

水雞，蛙也。水族中厥味可薦者。雞，郭璞註：《爾雅》云：一名水鴨。

語兒梨，果實之珍，因其地名耳。前漢封轅終古為語兒侯。孟康曰：語兒，越中地名。

陶人之為器，有酒經焉。晉安人盛酒以瓦壺，其制，小頸，環口，修腹，受一斗，可以盛酒。凡饋人牲，兼以酒置。書云：酒一經或二經，至五經焉。他境人有遊於是邦，不達其義，聞五經至，束帶迎於門，乃知是酒五瓶為五經焉。